

梵净山苗族纪事

第1卷

铜仁地区苗学会 编

贵州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梵净山苗族纪事. 第 1 卷/贵州省铜仁地区苗学会
编. —贵阳: 贵州民族出版社, 2011. 6

ISBN 978—7—5412—1886—6

I. ①梵… II. ①贵… III. ①苗族—民族历史—铜
仁地区—文集 IV. ①K281.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91260 号

- ☐ 书 名 梵净山苗族纪事(第 1 卷)
- ☐ 编 者 铜仁地区苗学会
- ☐ 出 版 者 贵州民族出版社
- ☐ 出 版 地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 ☐ 责任编辑 李榕屏
- ☐ 封面设计 吕凤梧
- ☐ 印 刷 贵阳海印印务有限公司
- ☐ 开 本 787×1 092 毫米 1/16
- ☐ 印 张 17.5
- ☐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 ☐ 印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 ☐ 字 数 400 千字
- ☐ 书 号 ISBN 978—7—5412—1886—6
- ☐ 定 价 48.00 元

《梵净山苗族纪事》编委会

主 任 石国生

副主任 龙岳洲 龙长春 杨春光 龙 海 张强胜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列）：

马仲星 龙新林 龙久和 龙正吉 龙云清

龙树堂 石沙米 石维辉 石玉芳 石建成

田维伟 吴恩泽 吴恩强 杨晓凤 杨跃平

汪卫华 林亚军 欧秀昌

主 编 石国生

副主编 吴恩泽 欧秀昌 龙云清

编 辑 龙秀海 罗福强 滕继承 吴国瑜

序 言

石国生

一

有些事,也许在当时看起来并不当紧,做也可,不做也可,但是从长远来看却极其重要。比如整理梵净山区域苗族的历史资料,一年两年没有人做,对整个区域的历史和文化也看不出有什么影响,但是如果长时间没有人理会,问题就会慢慢地浮出水面,就会开始出现一些让人读不懂的历史断档。

《明实录》记载:“红苗者,环铜仁、石阡、思南、思州四府,东连楚,西接蜀,周匝二千余里有余,人口殆有十万。”《移建安化县碑》记载:“黔之东,铜思所属有梵净山焉,高耸数千仞,绵延六百里,向为苗人所居。”

但是,由于近年来我们缺少必要的记录、研究和宣传,不仅使很多人忽视了在这片区域里有很大一部分苗族被“汉化”了的客观历史事实,甚至于现在有不少人连梵净山与苗族到底有没有关系都搞不清楚。一个民族的根域被淡忘了,它的历史也必将随之被淡忘。一个民族的历史被淡忘了,它的文化就难免会被扭曲或者被其他东西所替代。这种结果,无论从人类学、民族学的角度,还是从文化学、经济学的角度来讲,都是很令人遗憾的。

二

梵净山是武陵山脉的主峰。武陵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五溪蛮”的聚集之地。生活在这里的苗族,是历史上“五溪蛮”的一个重要分支,史称“红苗”。现在,这支“红苗”的后裔,有一部分已经失去了本民族的语言和其他显性的风俗习惯,有一部分还完整地保留着本民族的语言和风俗习惯。不管是失还是存,其根仍然是相同的。这里的苗歌、苗舞、苗装、苗绣、苗银、苗鼓、苗技、苗武、苗医、苗药、苗巫、苗雉、苗汤、苗菜等等,自古以来便自成一派风流。上刀山、下火海、捞

油锅等绝技现在仍然闻名遐迩，曾经在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表演；花鼓舞、跳月舞、联臂团围舞以及巫舞、侗舞等，也吸引了很多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前来观摩考察。

明代右金都御史谢东山在《议处铜苗事宜疏》中说：“自古用兵，未有大得志于蛮夷者。”历史上，这里曾经是一片充满硝烟的土地。从明洪武元年(1368)到清咸丰十一年(1861)，493 年间发生了 62 次战事，平均不到 8 年就发生一次。明嘉靖至万历年间(1522~1619)，为了治理这片苗疆，明王朝曾经把这里的苗族划分为“生苗”和“熟苗”，专门修筑了一堵 190 公里长的隔离墙，历史上叫做“苗疆边墙”(现在称为“中国南方长城”)。在这堵隔离墙的内外，曾经反复演绎着“风酸月苦，星星见磷火之飞；雨湿天阴，处处闻精灵之哭”的凄楚画面。在石柳邓、吴八月领导的“乾嘉苗民起义”期间，除了大量的苗族死于非命之外，云贵总督福康安，四川总督和琳，湖广总督毕沅，贵州提督花连布、彭廷栋，镇筴镇总兵明安图，永绥协副将伊萨纳，永绥厅同知彭凤尧，乾州厅同知宋知春等 200 余名高中级将领死之。如此损兵折将，在大清王朝的军事史上是很少有的。因此，有的学者把这次战争称为清代的“中衰之战”。民国时期，“湘西王”陈渠珍、“青帕苗王”龙云飞等，在这里拥兵自重，亦正亦邪，曾经使国民政府甚为焦躁，引为心腹之患。

这里又是一片人才辈出的土地，曾经为国家统一和民族振兴作出过重大贡献。明代中期，这里的苗族曾多次被组织到东南沿海参加捉拿日本海盗。《湖南通志》记载：“国朝抗倭，颇赖苗兵之力。”清朝中期，在平息新疆张格尔叛乱中，松桃人杨芳领着一群苗族将士生擒张格尔，被道光皇帝赞为“黔省之英”，绣像紫光阁。太平天国起义时期，曾国藩组建湘军时，镇筴兵就是这片山区的苗兵。陕甘总督杨岳斌、贵州巡抚田兴恕、湖北提督欧阳华坤等，都是从这片地域的苗寨里走出去投笔从戎的书生。民国以来，这片区域还先后为国家输送了内阁总理熊希龄、著名作家沈从文、八一南昌起义将领欧百川等一批杰出人物。新中国成立后，这里更是人才辈出，光彩夺目。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苗族青年龙世昌在上甘岭用胸膛顶着爆破筒把敌人的地堡炸掉，英勇牺牲，被中央人民政府授予“特等功臣”称号。

三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我们从 2009 年初就开始筹划从民族学和文献学的角度，编写一部关于梵净山区域苗族历史与现状的资料书，把这片区域中苗族的

历史和文化做一次记录和梳理。为此,我们先后召开了多次会议,研究编写方式、内容设置、资料收集等问题。经过大家反复研究之后,我们把书名确定为《梵净山苗族纪事》,设置了“家族溯源”、“抗暴斗争”、“文献辑录”、“文化探微”、“人物小传”、“社会生活”、“语言文字”等栏目,希望通过对这些栏目的不断填充,把这片地域中苗族近几百年来来的种种表现及其内涵演变,清晰地向读者呈现出来。刚开始的时候只策划编撰一部,后来又觉得只编撰一部不足以较全面地反映这片区域苗族的基本情况,于是决定成编系列丛书。

这项工作,粗看起来并不难,但是真正做起来,并且想要做好,确实还是很不不容易的,不仅需要得到各个领域专家学者的积极参与,认真撰写稿件,提供资料线索,以及编辑审稿等具体工作,更必不可少的是,还必须得到有关方面的资金支持,否则我们所做的很多前期工作就难免会因为缺少资金出版而落空。现在,这套丛书的第一卷付梓出版了,我总算松了一口气,心里也感到有一丝欣慰。

趁此机会,我还想诚恳地邀请所有关心和关注梵净山区域苗族的各位领导和专家学者,把你们对这片区域中苗族的所知所见,点点滴滴,用文字记录下来,并提供给我们,以便使我们能把这项工作做得更好、更圆满。只要有文献价值,本书的文章长短不限,内容不嫌琐碎,类别不限行业,角度不限宽窄,写作方式不限文体。我们尤其欢迎“三亲”(亲见、亲闻、亲身经历)史料和田野调查资料。也许这些现在看起来并不起眼的资料,将来恰恰能够弥补一些历史的空当,留下一点真正有用的东西给后人。

2010年12月20日

(石国生,苗族,政协铜仁地区工委原副主任,贵州省苗学会副会长,铜仁地区苗学会会长)

目 录

家族索源

溯水逃亡,顺水回乡	吴恩泽(1)
松桃龙姓迁徙与分布	龙昌吉(22)
思州田土官史略	田玉隆(33)
田兴恕的生平与亲族	吴曦云(58)

抗暴斗争

朗水九姓苗民起义	田永红(63)
石各野龙达哥起义	龙 健(64)
龙西波吴黑苗起义	龙 健(65)
石柳邓起义	龙岳洲(67)
白老寅起义	龙 健(78)
包茅仙起义	代 奎(79)
猫山起义	代 奎(84)
边胞支队	田家乐(88)
“黔东事变”始末	龙 健(90)

文献辑录

军门禁约碑	(94)
征蛮实录	(95)
木黄大关口摩崖	文志高(100)
铜楚平苗纪略	(清)刘雁题(101)
石岷平苗纪略	(清)刘雁题(107)
乙卯苗变纪略	(清)罗允荣(110)

福康安奏连日攻剿松桃后路贼苗折	(清)福康安(112)
和琳奏俟秀山一带肃清即与福康安会合进兵湖南折	(清)和琳(114)
福康安奏各路黔苗畏罪归诚折	(清)福康安(116)
刘君辅奏剿办新寨苗民及赶赴保靖折	(清)刘君辅(118)
移建安化县碑记	(清)徐世谦(120)
关于苗族问题的决议	中国工农红军(121)

文化探微

苗族婚姻制度和家庭组织模式	龙秀海(122)
苗汉通婚的历史和现状	龙云清(132)
苗族服饰的变迁和一般制作工艺	龙云清(136)
苗族银饰小史	龙云清(142)
苗歌的类别及其特点	龙云清(149)
“巴兑熊”及其主要巫事活动	龙云清(155)
“然绒”，苗族盛大的祭祀活动	滕继承(172)
苗族傩祭探源	吴国瑜(179)
苗族傩祭的流变及现状	吴国瑜(184)
黔东北地区苗族傩坛木偶——傩头的文化特质	吴国瑜(189)
黔东北地区傩祭供品的文化内涵	吴国瑜(195)
《禁端公论》的文献学价值	吴国瑜(200)

人物小传

秦魁榜事略	田永红(207)
贺梦庚事略	欧秀昌(209)
欧百川传略	欧秀昌(213)
万式炯传略	何先龙(220)
龙骧小传	龙健(222)
战斗英雄龙世昌	贺从宪(224)
吴向必传略	欧秀昌(227)

社会生活

铜仁地区苗族概况	龙云清(231)
“四月八”活动的起源、禁止及其恢复	欧秀昌(236)
印江县民族识别工作回忆	文志高(250)
印江民族陈列馆的建与展	文志高(254)
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是怎样建立的	文志高(257)
苗族绝技远征记	吴秀松(259)

语言文字

苗语东部方言文字小史	龙云清(263)
征稿启事	(271)

家族溯源

写下这篇文章的初衷,是因为从心之深处涌起的一句宿慧:

每一个家族的历史,都是一个民族的一滴水珠。大河不见了,在浩如烟海的树之叶片上,也许还残存着一颗属于你的,正在闪耀整个太阳光辉的晶露——请珍惜,因为它稍纵即逝。

溯水逃亡,顺水回乡

——从松桃三阳吴氏族谱看梵净山苗族的生存轨迹或一个“蛮夷”家族的兴衰

吴恩泽

有人送给我一本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三阳村的吴氏族谱,读过之后,我最大的感受是自从代表华汉民族的炎黄联军与代表“蛮夷”民族的蚩尤联军逐鹿中原,并以蚩尤联军大败逃亡之后,中国的民族学史就是一部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与各少数民族的融合史(或者叫同化史)。当然,其中充盈着无数的血腥杀伐,也同时铺满了礼乐书香。

我们不妨沿着三阳吴氏族人的史迹走上一回,以求还原梵净山苗民生存、生活与生命的一些蛛丝马迹。

一

三阳吴氏族谱追叙自己氏族的历史至 3000 多年前,自诩为吴国的开国者吴太伯的后裔,而且声明太伯为姬姓,为黄帝的正宗传人。族谱中记录了太伯

几次从周王室出走的故事。说是太伯与其弟仲雍都是周太王的儿子，季历的哥哥。季历很贤能并且生有一位圣明的儿子昌（后来的周文王）。周太王意在立季历为储再传位给昌。这种立幼不立长的作为自然不合周礼，周太王很是为难。太伯很理解父亲的心意，便与弟弟仲雍一起逃亡至南方的荆蛮（今江浙一带），断发文身，彻底融入当地蛮民之中，成为蛮民中的一员。由于太伯来自中原，对华夏先进的农耕技术了如指掌，于是言传身教，带领蛮民开荒造田，以躬耕陇亩的稳定生活方式取代茹毛饮血的艰苦流浪。经数年的惨淡经营，太伯获得了一千多户蛮民的拥戴，尊为吴太伯。吴国初具规模。

应该说，这是华汉族别个体精英人物自觉融入蚩尤“蛮夷”体系的发端，双方文化水乳交融，互利互惠。

太伯与仲雍时代处于中原的商王朝时期。此时，姓只是家族的总体标志，个体基本叫名不叫姓。司马迁《史记·吴太伯世家》说：“太伯奔荆蛮，自号句吴。”《史记集解》认定句吴为太伯所起，在今江苏无锡。后世族人便以吴为姓。吴国是自蚩尤战败之后，“蛮夷”民族在中国版图上建立的为中央朝廷所承认的最早王国之一。

由太伯立国到夫差为越所亡，吴国历经了 25 世。

二

吴亡国后，贵族家庭如鸟兽散应是题中之意，没有溯水而西的，当然是绝对多数，做顺民便是他们最明智的选择。

三阳吴氏族谱将自己的这一时期的先人锁定在吴太伯后裔延陵季礼一支，堂号为延陵堂，封地在今江苏武进县内。吴亡国后，季礼四子吴子玉一支留守故土，未曾远徙。据族谱记载，经若干代惨淡经营，顺应时势，家业逐渐发达，人丁逐渐兴旺。到唐宋时期，其子孙已遍及江浙，以及江西两湖，其中不乏显宦巨贾。家族中人基本汉化，“蛮夷”之风只存于家族底层人中。

已经基本汉化了了的三阳吴氏家族之所以流迁苗疆，与 700 年前的一个祖宗吴盛有关。按族谱所记，吴盛当时已经担任南宋大理寺丞，因为政见与当朝豪强贾似道有忤，处境十分险恶，于是弃官逃遁江西吉安。南宋淳佑年间（1241～1250），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的吴盛，在生命与家产的两难之间作出了一个对后世子孙有着重大影响的决定，举家由吉安安塘三里村潜入苗疆荆湖北路靖州会同远口（今贵州省天柱县），与世祖太伯融入“蛮夷”一样，又一次回归“蛮夷”。据吴氏族谱记载，吴盛从远口发端，迄今已繁衍 30 余世，人口计 10 余万，分布

在凯里、黄平、施秉、镇远、三穗、剑河、天柱、锦屏、黎平、铜仁、松桃、新晃、会同、靖州、绥宁、通道、三江等湘黔桂苗族聚居区。吴盛乃太伯 86 世裔子孙。

可以想象，迁居苗疆的三阳吴氏族始祖吴盛，应该是一个既深谙儒、释、道主流文化的精髓又熟悉中原先进生产技术的人物。与太伯一样，他在身家性命无法保全之际，逃亡苗疆才是他鱼入大海之选择。因为那时的西南苗疆虽说属于中央版图，朝廷因其边远贫瘠，采取的是土司自管、无为而治的政策，吴盛的到来，无疑是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吴氏族谱也记录了从南宋之后，吴氏后人中多人为将为官，为历届朝廷武力征服苗民，文治汉化苗疆立下了汗马功劳。

对苗疆的彻底杀伐是从明朝开始的。如果说南宋至明洪武以前，吴盛家族的一些后人在苗疆飞黄腾达也不过作几任土司或升迁为朝廷流官罢了，在历史上没有留下什么惊世骇俗的史料。但是到了明朝以后情况就急流直转，三阳吴氏家族到了它的末世转折。

1385 年，是时代宿命的开端。

1385 年，即明洪武十八年，这一年，朱元璋针对当时贵州境内土司林立，少数民族不服“王化”的现实，采取了“军民两治，土流并存”的方针。大将汤和、傅友德先后率 10 万铁骑开始了武陵之根、辰水之源的平蛮之战——当地人称为“赶苗夺业”的血腥杀伐。梵净山、辰水之源的上空乱云飞渡、山雨欲来。

“改土归流”前的梵净山、辰水之源的苗民究竟生活于一种什么样的环境，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为主流的皇皇史著中很难寻找到蛛丝马迹，倒是在一首苗族古歌《赎谷魂》那如怨如诉的祈祷词里，我们还可以体味到他们在那辛酸历史中的一丝庆幸：

诸多的鬼，诸多的神，
祈祷你们不要嫁祸我们——
让田野多灾，让土地多病，
让这些病痛灾害惊动了谷物的灵魂。
逃去了田家官的街，
逃去了杨家官的寨，
逃入了田土司的大升小斗，
逃进了杨土司的米箱粮仓。
现在我们背着银、背着金，
现在我们尽着意、尽着心，来奉献给你们，
来唤回我们赖以活命的谷魂。

.....

这首古歌真实而形象地反映了明朝“改土归流”以前的苗民生活，虽然自由

却也深受土司的盘剥。按三阳吴氏族谱记载,此一时期吴盛的后人,在苗疆的地位处于上层,以汉化了了的“熟苗”身份,担当着边地流官或土司助手的职位。

明洪武十八年(1385)开始的“改土归流”延时长久,一直到清代后期。在这样一个纷纭复杂、变幻莫测的时期,吴氏后人因其不同的人生遭遇,有了不同的人生选择。

吴世万,便是转折时期的一个代表。

吴世万^①,按三阳吴氏族谱考证,系明正德年间(1506~1520)人,参加过朝廷对云南的征战,曾被封赏为苗疆千户,开辟了沅江之西。据族谱介绍,吴世万后来迁居晃县,是出于当地土著豪强被朝廷正统排挤之因。

关于吴世万的传奇经历,从与世万休戚与共的姚君赞的生平可以佐证。吴氏远口族谱有记:

文献公,字君赞,出生于湖南沅州(今芷江)……成化三年(1467),西南苗乱(今广西龙州,湖南靖州,贵州锦屏、黎平)……明宪宗下令征剿,命沅指挥使姚千邦(君赞之祖)为前部先锋官。千邦公时已七十有四,得到兵部尚书恩准,由文武兼备的姚君赞替祖代父受命先锋官之职。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攻城守寨,浴血奋战,克靖州、通道、龙州。结识杨天应……收为帐下

参赞,谋议军机。复收铜鼓、五开,结识吴世万,用为帐下亲军统领,职百户。世万公生明正统六年辛酉(1441)五月十五日寅时,字斯年,祖居会同远口。父六六,自幼习武,武艺超群。与堂兄吴世铭一同应征入伍,协助文献公一同剿抚蛮夷。历时两年,于成化五年(1469)十月平定苗乱。兵部尚书程信奏凯回朝。与礼部尚书姚廷□(江西人)一同保奏。宪宗皇帝下旨,以军功升姚文献佐政侍郎,世袭沅州指挥之职,从四品,镇守沅州。帐下有功将士一并赏赐。文献公自结识吴世万、杨天应,治内州县边境自是太平无事,人民安居乐业。因两公都是地方豪绅名流,深得边境人民敬重。自此三人义结金兰,尊文献公为大哥……弘治五年(1492),时逢朝廷多事,孝宗皇帝迷信仙佛,太监杨鹏、李广蒙蔽主上,四处贪赃成风,时局不稳,官逼民反,地方不靖。文献公与世万、天应二公商量,决定弃官远奔。弘治九年(1496)九月,三人挂印封金,逆水而上,奔赴柳寨,继而伞寨,各择方位,过起了隐居生活……

^① 吴世万生卒年限虽有不同版本,但笔者认为应是明朝中期,因为此时正是开端于明洪武十八年(1385)对云南远征的延续。

以上史料起码向我们揭示了两方面的事实：

第一，三阳吴氏远口族祖吴世万具体实践，并见证了明朝廷“以苗治苗”的政策。

第二，时局不稳，虽已基本同化为主流，也心怀异志，以至逆水逃亡。

吴世万背叛朝廷出走，对三阳吴氏族人未来走向影响至关重要。这种有关家族命运前程的选择，最突出的例子莫过于吴世万的6世子孙吴灿荣、吴灿华兄弟。

溯水逃亡至晃县的吴世万，其后裔世系是品象——富鲁——总见——必然——灿荣、灿华……吴世万卒于明正德十三年(1518)，与姚君赞合冢而眠，葬于晃县磨雷寨。从这里可以得知，弃官逃亡的吴世万家族一直比较低调，不属昌达之况。难怪百年后，有不满现状之后辈子孙再次溯水而上，寻找自己最理想的安身立命之地。

于是便有了吴灿荣、吴灿华兄弟的传奇经历。

三

按三阳吴氏族谱记载，迁居铜仁府的吴灿荣、吴灿华兄弟系晃县吴世万5世孙吴必然之子。必然娶妻三房，嫡母生子三，庶母生子三，晚母生子四，共十子，其中九子不知去向。唯记嫡母所生长子取名灿荣，幼习诗书，连应三试，未获寸进——看来也是郁郁寡欢的小知识分子。灿荣30岁始娶妻潘氏……38岁生长子取名老俸，41岁生次子取名老幸。关键是在44岁生了一女，当地土著豪强欲强迫联姻。灿荣不从，遂起争端。于是灿荣与弟灿华相商，邀约相交甚笃的乡友数人，于夜深更残时分逃至九古“蛮夷”(九古清江杨鸟十湾)，沿山烧荒打猎，流浪为生。

但灿华却不甘寂寞，一意要争荣宠。族谱说他“志向远大，不安小就”，而且武艺高强，俗称“万人敌”。他只身一人涉至铜仁府，几经磨难，终于在府城内居安(城内原存宗祠)。由于他德才双并，颇受四邻钦仰，但却在明末清初之际，突然涉至蛮乡乌罗司，与杨姓土司叙甥舅之亲，后被杨姓土司委为黑坡城苗兵统领。

按当时的主流意思，吴灿华此举实属弃明投暗。

细细想来，吴灿华此举虽说难为常人所理解，但确是经过深思熟虑，与当时铜仁府的政治形势及其不甘人后的祖训有关。

1385年由朱元璋第6子朱桢率兵对梵净山苗疆的征战历时数年，对住在这

里的少数民族百姓来说真是一场旷古浩劫,用“血流成河”或“哀鸿遍野”这些词汇来形容并不为过。除战死者外,其余所有未被斩杀的“蛮夷”,不管老弱,无论妇幼,全部被官兵像驱赶野兽一样,逐出祖辈开拓的家园,流迁到原始洪荒的深山老林。官军与配合他们的当地土司对不服“王化”的土民采用的手段之残暴,令人至今齿寒。在原乌罗司杨姓土司掌管的一个偏远地方,有一个坑洞被百姓称为“苗跳坑”。坑口宽四五米,坑中冷雾弥漫,深不可测。传说官军将苗民俘获之后,便逼迫他们从坑上跳越,跳得过者,准其落荒逃命;跳不过者,自然落入深坑,成了冤魂……一场声势浩大的“赶苗夺业”天劫之后,居住在梵净山区的10万“红苗”,几乎陷入了灭顶之灾。他们几百年薪火相传、披肝沥胆开垦出来的肥田沃土,如今尽数充作了屯田,分配给了留驻下来的四十八旗屯兵。他们曾经美好的梦想日月,随着被鲜血染红的辰、酉二水,流向了虚无缥缈祖先曾经居住过的东方。原野上再也听不到那花鼓的激烈节拍,山冈上也绝迹了芦笙那悠扬的乐章。辰水之源的广袤土地被明王朝更名为四十八旗(后人称为四十八溪),早先的苗寨仡乡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像雾像云像梦幻泡影一样,消失在天地之间。

其实,当年苗族百姓溯水逃亡到梵净山区的时候,以为是到达了天之尽头,他们将包容他们的梵净山称为“饭甑山”,是心中的“乌拉尼亚”——祖先的桃花源。然而当这一切都轰毁了的时候,一切为了生存的他们该如何选择?根据现在的居住地域环境与族谱考察,他们选择的生存方式有两种:一是像祖先那样,继续溯水而上。梵净山的九十九溪就是他们别无选择的地方,冷家坝,三阳溪……就是那个时代留存至今的历史陈迹之一。二是当时明朝廷的战略目标在于打通四川盐道,征服之地仅限于辰水、酉水——乌江一线,边远地区他们力所不逮也鞭长莫及,一切权力还是交给以前的土司,当然是表面归顺了他们的土司。乌罗杨姓土司就是这方面的代表。朝廷对苗族的血腥杀伐,使苗族在土司与朝廷之间选择了投靠土司。

在吴灿华的生存时空里,他对当时梵净山地区的这种形势了如指掌,以他之才之能,再加之不能在主流社会飞黄腾达,投奔与他血缘有相通之处的乌罗的杨姓土司,争一个封妻荫子也是题中之意。

吴灿华选择黑坡城安身立命,自然在吴氏族谱上写下了毁族灭种与绝地逢生的重重一笔。

关于黑坡城的史料,《松桃厅志》记载:

黑坡城，距城 60 里，地名两河口。城周四里七分。明隆庆戊子年（1528）^①乌罗长官司移驻于此。明末吴逆乱，城毁于兵。城址存。城址外尚存明时土司所辖红兵（“红苗”士兵）三百名营基。

印江县清末举人戴锡之有《黑坡城怀古》载入史册：

昔之高城深池，重楼杰阁，何峥嵘而崔巍；今之垂杨古墓，残砖剩瓦，何寥落而衰颓。四十八旗渺不见，三千铁甲去难回。路人向我言，此是黑坡城头之废墟。斜阳翁仲卧荒草，至今犹识古衙基。当昔全胜之日，东鞭蓼皋，西达思印，南通闽广，北及夔龙。凡有花裙长髻，仵蛮野老，莫不莫拜稽首奔走而来宗。一旦荒淫难自保，至今禾莠叹西风。天道苍苍渺难言，骄奢者覆，敬慎者全。君不见琼官瑶台亦草莽，何况区区蛮夷之大长。

以上史料向我们提供了几个方面的见证：一是黑坡城管辖很宽。二是苗民争相投奔。三是黑坡城乃苗兵守护。四是黑坡城曾像罗马古国一样荒淫无度过。

三阳吴氏族谱是这样记载黑坡城的：

黑坡城东连妙隘，南临孟溪，西接后洞，北靠大路河。平南河绕东而下，为丘陵地带的一块腹地。面积约两平方公里。明嘉靖后期，吴灿华只身一人由原籍新晃新龙，几经周折，几经跋涉，选中了黑坡城这块风水宝地，营造城池，定居于此。后人诗云：“好个黑坡城，金瓦盖龙门；柱头三抱大，赛过北京城。”由此可窥黑坡城豪华气势非比一般。明隆庆戊辰年（1568），乌罗长官司移驻于黑坡城，委吴灿华率铁骑三千，练兵习武。万历年间，乌罗长官司“逆民意，忤上司”，朝廷派遣 300 强将，以“群羊阵”破黑坡城，城毁人亡，吴灿华被俘，押至铜仁府以“五马分尸”酷刑处死。

民间的传说也逃不脱主流的既定窠臼，说是黑坡城长官荒淫无度，他们握有初夜权，凡女子出嫁，必须让他们先睡三天。当然这是土司祖规，不自他们始。但是一次朝廷皇上嫁女，路过黑坡城地面，被他们强迫睡了三天，于是龙颜大怒，决计剿灭，便有了黑坡城覆巢之灾。

以上观点其实都受主流宣传影响，意在争取道德高度，其实真正的原因还是在于政治。

^① 明穆宗隆庆皇帝在位五年，分别是丁卯（1567）、戊辰（1568）、己巳（1569）、庚午（1570）、辛未（1571）。戊子年，在其前是明嘉靖七年（1528），在其后是明万历十六年（1588）。因此“戊子”可能是“戊辰”（1568）之误。